

一群华尔街的期货天才与金融巨鳄，为一份突然而至的策划震撼，这群冒险家呼风唤雨，危机隐隐向世界的东方逼近。此时，一位神秘的中国女人，以投资的名义已踏上了归国之途……

潘茂群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白波九道

BAIBOJIUDAO

长篇小说



长 篇 小 说

白波九道

潘茂群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波九道/潘茂群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44-7

I. 白…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56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40 千字 印张:14½ 插页:2

印数:1—20,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红强

责任校对:史晓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244-7/I·1951 定价:24.00 元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庐山谣》

1. 世界四大江河

1997年6月1日，中午12时

巴西·亚马逊河·马卡帕市

宾馆里的中央空调性能很好，房间里凉爽宜人。

马洛斯满意地用手抹了一下胸口上的汗水，也斜眼睛看着赤裸裸的女电影明星一拐一拐地向浴室走去。刚才用劲太猛了些，在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合适再玩那些花样了，再过22天，他就要过50岁的生日，但还能使年轻的女电影明星一拐一拐地离开床，这使他颇有些骄傲。

他慵懒地从床上欠起身来，在床头小柜子上的皮包里拿出一枝大雪茄，撕开密封玻璃纸，满意地看一眼红星牌标记，正宗古巴产品，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起身走到大玻璃窗前，将烟雾徐徐吐向窗外。宽阔的亚马逊河在窗下静静流着，汪洋恣肆，无边无际。近岸热带雨林浓密的树影倒映在水中，使本来深褐色的河水变成了墨绿色。墨绿色中有一只白色的小船划出一片波纹，向下游漂去。他并不担心小船上的人看见他的裸体。他喜欢裸体，不仅仅喜欢女人的裸体，也喜欢自己赤裸裸地到处走动。这可以充分体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感觉。两个月了，为了追求这位好莱坞最走红的女明星，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装扮起来，处心积虑地相识，别出心裁地相约，温柔体贴地相伴，甚至连香烟也暂时戒掉了，终于在世界第一大河亚

马逊河入海口的马卡帕市完成了这次“捕猎行动”。马卡帕市，真是好地方！这座美丽的城市差不多就建在赤道上，濒临大西洋，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6 度左右。5 月，虽然有些热浪袭人，可鲜花盛开，浓阴匝地。真是一个好地方！让马洛斯先生更加满意的，是这个城市像巴西其他地方一样，非常贫穷。似乎一切都在等着从天上掉下来，巴西人守着亚马逊热带雨林，就像守着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想吃什么就去雨林里拿好了。因而这儿的人们似乎天生的慵懒，懒到连好奇心也没有。这座小城也就特别安静，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超级市场，没有宝马、奔驰、凯迪拉克轿车在大街小巷内钻来钻去。那位女影星，能够躲开新闻记者，突然消失在热带雨林中两个月，然后回到贝佛里山就是一件可以大肆炒作的新题材，会刺激无聊的文人和记者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会给她带来新的知名度，对于保持她的身价非常有帮助。而马洛斯，则把记者看作致命的敌人。选择马卡帕市，正是他的主意，昨天在与市长共进晚餐时，他曾经调侃：“这儿记者少而苍蝇多，华盛顿正好相反。为什么我不选择华盛顿而选你这儿？因为记者多的地方苍蝇就没有进食机会！”说完他自己大笑起来，可怜的市长想了半天才跟着小笑起来。

“有意思，”他自言自语道。他不缺女人，就像女人不缺好奇心一样。他追求她纯属一种需要。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种需要来自生理上还是来自精神上。他只是需要。这份挑战，这份刺激，让他能品尝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成功不成功倒还是其次的。昨天晚上他和她玩得很晚，她终于走进他的房间过夜。上午 11 点钟才醒，在床上吃过属于中饭的早餐后，他们又立刻做爱。他喜欢的就是现在这种感觉。性满足后，他似乎觉得思维也特别灵敏，充满了灵感。“真的有意思！”

他伸手拿起全球卫星电话，按了几个键，找到了他要找的

人：“喂，有什么新情况？”

“总统先生，”对方毕恭毕敬地回答，“遵照您的指示，我们详细研究了詹宁森·罗比最近的财务状况，结果正如你的预料，罗比正在将资金大量地从伦敦期货交易所抽出来……”

“大量是多少？”马洛斯不耐烦地打断。

“前后两次共抽走了372.25万镑，令人十分吃惊地投向了中国。作为期货市场上一个最走红的交易商，他的这种行为非常反常……”

“你错了。”他再次打断他的话，将雪茄在烟灰缸里戳灭。搞期货交易就像吸毒，不可能洗手不干。“你被他骗了，笨蛋！”

“是的，我错了。”对方毫不犹豫地承认道，不过却继续着他自己的话题，“他尽管做得很巧妙，但还是被我查出来了。他通过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在长江边买了一个水泥厂，收购合同是4月18日签的……”

“你错了。”马洛斯不容分说，再次打断对方的话，“罗比会去经营工厂，那期货交易所就要关门。”

“是的，我错了，总统先生。罗比加入一个叫埃纳的公司，是五大股东之一，另外的大股东，一个是日本东京的一家叫日昌的大公司，也通过埃纳公司收购了两家中国水泥企业。一个是美国一家离岸投资基金，我们正在调查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香港一个新加坡的期权交易所经纪人，也和罗比一样，通过爱娜公司买起了中国企业。总统先生，似乎全世界的猫一夜间都戒了荤。初步判断，也许是日本人正在拉拢罗比在中国再搞一次中策事件。”

“什么中策事件？”马洛斯用力压低了喉音，听起来像是一只开始发怒的狗。

电话那边的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有点得意地说道：“总

统先生，去年香港一家简称为‘中策’的公司，在中国以认空股的方式，一下子买了 200 多家国有企业，然后以控股者的身份，以中国国有资产作为自己的资本分别组建了四家公众公司，在纽约上市，募得巨额资金，将空股填实，白手得到一大批企业和巨额资金。这件事虽然在中国大陆引起一片哗然，但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应的法律没有建立，中国大陆卖国有企业的风却越来越猛。总统先生，现在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我认为罗比先生很可能也是想……”

“你乱七八糟说些什么？浪费我的时间。”马洛斯终于冲着电话咆哮起来。“我说你错了你就错了！罗比他买不买企业我不管，他的目标肯定还在期货交易所内。我付钱给你不是买你的推测，是事实，明白吗？罗比现在在哪儿？干什么？”

对方惶恐地答道：“是是，我错了。他现在在埃及度假，正在尼罗河上欣赏着风景。”

“白痴，他会去尼罗河度假？这个时候？”马洛斯开始感兴趣了。

“是是，我是白……”对方不知道要不要重复这个新出现的名词，“不过，他在尼罗河证据确凿。”

“是些什么人？”

“哈，是几个年轻的男人。我发现这位名满全球的罗比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哈。”对方为自己的惊人发现而得意地又笑了一声。“我们的人亲眼看见他们上了一条非常豪华的游艇。”

“笨蛋。他不是度假，懂吗？尽快查清他的真实目标，向我报告。罗比必须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十倍的利息，我已经等不及了！”

不等回答，他就掐掉了电话。有意思，很有意思！伦敦期交所里的“金童子”居然转向投资实业，这可能吗？不，不可能。他将已经熄灭的雪茄又点燃，狂吸一口，又慢慢地吐向窗

外。不知是雪茄的刺激，还是心底涌现出某种预感，他觉得心跳有些异常。刚才的谈话中有一点味道。这种味道他曾经十分熟悉，是策划一项大的行动计划时所弥漫出来的激动气味。是的，那是一种非常诱人的气味，无论什么人嗅到了这种味道就会沉醉其中，不知白天黑夜，不知疲劳饥饿，有时甚至心甘情愿为之献出生命。他舔了舔嘴唇，雪茄烟留下了一丝甜甜的味道，嗯，一丝甜甜的味道，有些像血腥味。他才刚刚触及事情的边缘，那中心一定弥漫着非常非常浓烈的血腥味，对，正是血腥味，还能有别的味道让他如此兴奋吗？终于等来这样的机会了。看来自己被迫远离欧洲的日子该结束了。6年了，自己远离那个中心，在散漫慵懒的南美洲游荡，将一身惊人的本事全用在女人身上，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这都是罗比害的。当年就是他在关键时刻突施杀手，不断地卖出卖出，迫使做多头的他弃阵卷款而逃，非常不光彩，非常不情愿，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太没脸面。马洛斯曾经就是期货交易所哇！现在还有谁知道？此仇非报不可。罗比的头脑，日本人的管理，美国人的钱，啊哈，有意思，必须立即回欧洲一趟。他将雪茄烟向桌上一放，开始迅速穿衣服，并顺手打开电视。一位十分漂亮的女记者正站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门前做着报道：

“……继上周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前往莫斯科与叶利钦会谈并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后，山姆大叔已经相当恼火。今天美国《纽约时报》又发表署名文章，重弹中国威胁论。唐宁街 10 号一直拒绝就中俄协定发表评论。事实上，英国多年来对外事务一直惟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人说，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英国的报刊就说西方世界不需要中国。美国人说一个强大的欧共体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英国人就表示是否留在欧共体内要认真考虑。但是，现在该是英国人想想自己利益的时候了。在即将把统治达百年之久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

港归还给中国之前，中英两国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讲。东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欧共体的渐渐形成，南南集团的越来越不合作，俄罗斯帝国的拼命反抗，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已不复存在。这必将对下个世纪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一味跟在美国后面，除了闻到一些美国洋葱屁外，英国人什么也得不到。事实是，一个强大的英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英国政府与中国这个最顽固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现在恐怕政治的因素要让位于经济的因素……”她说得很快，但声音很悦耳。马洛斯不由得看了一眼屏幕下方的字幕，哦，是玛格丽特·奎恩，很著名。

一个念头突然令马洛斯兴奋起来：要是能把这个女记者拖上床，与之同床共枕却又不让她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肯定很刺激。嗯，看来回欧洲的时机确实来了。

他穿好了衣服。浴室里女明星正在唱着一首意大利歌。她嘛，拜拜了。

他抓起笔，很快在一张纸上写起来：

亲爱的帕米拉，相信你看见了这张纸条后就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了。这两个月我将全部感情都献给了你，全部。现在是收取利息的时候。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一个小小的怪癖，干任何事都要索取利息，毕竟我是一个商人，何况我付给你的是人间最宝贵的感情。谢谢你的珠宝。

不能和你再次做爱，深表歉意，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美妙之处！

老宝宝马洛斯

他一边从容地收拾着女明星的珠宝，一边想像着女明星看到这张纸条时的表情，差一点笑出声。哦，真太有意思了！

6月1日，下午5时

埃及·尼罗河·阿斯旺市

马洛斯的工作人员没有说错，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一艘大型游艇正离开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市，沿着这条世界第二大河向下游驶去。

夕阳使尼罗河成为一条金色的河流，一川碎金烂银似的，闪烁着炫目的光芒。非洲大陆就要进入雨季，尼罗河总是最先感受到从西北吹来的风带来的湿味，滋润着干旱的空气。岸边是一望无际的旷野，见不到人，也见不到树，偶尔看见远古时代颓圯的建筑，矗立在夕阳辉煌的原野上，透射出一种奇怪的光彩，让人浮想联翩。

直到雄伟的阿斯旺大坝看不见了，詹宁森·罗比才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懒洋洋地回头看看，烟雾缭绕中，游艇客厅中的桌旁正襟危坐着八九个肤色不同的男人，便泄气。真倒霉，这种冗长而乏味的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把金色的长发甩了一下，又扭头去看窗外的景色。

“……现在大家看地图，”日本日昌公司董事长长谷太郎站起来，前厅的墙壁上已经挂好了一幅大地图，那上面有一条醒目的蓝色河流，蜿蜒盘伸。长谷太郎用手中香烟点着地图道：“瞧，瞧吧，一条多么美丽的龙！看看它腾挪的身姿，就可以想见它百折不挠、奔腾万里的气概；看看它吸纳百川的抱负，就可以想见它大气磅礴、横空出世的壮举。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日新月异变换着色彩，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假如有一天，按照中国人说的那样，它真的腾飞起来，将震惊整个世

界。不过，你们知道，非常遗憾，这条巨龙近二百年来越来越深地被困在泥沙之下，不要说横空出世，每次它想翻一翻身，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越来越震惊世界！嘿嘿……不过，它实在是太美了！”

桌子旁边的人有的笑出了声，有的只是露了露牙，有的干脆一脸不耐烦。来自新加坡的托尼·李冷冷地说道：“造成长江沿岸极度贫困，本世纪内也有你们日本人的功劳。长谷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飞了几万里，跑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就是来上中国地理课的吗？”

长谷太郎一点头：“不，当然不是。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改造长江现状的努力无可逆转，在此期间商机无穷。三峡大坝只是我们联手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将来还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合作，首要的就是要互相信任……”

“与我们这些人谈信任，就好比狐狸与狐狸谈信任。”舱门边上，罗比脸对着门外说道。

“好，深刻。我们这些人确实很难信任别人。从事证券交易的人没有朋友，因为你的下一手也许就从我口袋里掏钱（大家笑了）。但是，3-7亿美元的利润，可以使全世界的贼团结起来。这是一。第二，我必须提醒大家，诸位现在不仅仅是金融交易商，也是实业家。在这条长江沿岸，有7个生产特种大坝水泥的大企业，除了三峡特种水泥厂我们无法收购和在上海附近的江湾水泥厂已决定放弃收购外，另外的5个已经全部落入我们的手中。埃纳计划的第一步历时5个月顺利实施。瓦里特夫人和我都认为，应该立即着手第二步行动。据报告，两个小时前，中国的新闻联播说，三峡工程引水明渠今天完工并顺利通水。这意味着三峡大江截流不仅完全可以按期实现，而且极有可能提前。一旦提前截流，我们的埃纳计划也必须提前发动。这中间的准备工作太多了。提前到什么程度，既不被中国

当局发觉，又不至于陷入大量资金？今天一天我们现场考察了阿斯旺大坝，该掌握的一些细节大家也更有数了。三峡大坝要比阿斯旺大坝大出许多倍，各位手中的中国企业生产速度，资金到位的时间把握，资金头寸流量与速率，行动的方式方法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结合。所以，大家还要像一个企业家一样，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如果说相信别人的投资家是个傻子，那么不相信别人的企业家就是个蠢种（大家又笑）！这里要特别提请诸君考虑的是，建造阿斯旺大坝与建造三峡大坝时间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虽然这两个大坝都是共产党建造的，但共产党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些都要考虑进去，不能有一点点侥幸。诸君没有什么异议，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埃纳计划的第二步行动方案。”

长谷太郎一口气说了这么一段话，两只黑漆漆的小眼睛发出电一样的光芒扫着全场，满意地看见大家都在点头。托尼·李笑道：“为什么不在长江上讨论，却要跑到尼罗河上？长谷先生，我对你和瓦里特夫人的这种浪漫并不讨厌。但我讨厌浪费时间。我没有时间。”

“是的。”长谷太郎盯着这位新加坡期权交易所的老牌经纪人，肯定地回答道，“我们都没有时间。不能在长江上开会，是因为你和罗比先生。如果有人发现你和这位伦敦期货交易所的‘金童子’同时出现在上海，会联想些什么？干大事者必关注小节。我们不能不小心。这个世界毕竟已经越来越小。”他再次扫视了一遍大家，才又说道：“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么我们……”

“我有异议。”罗比懒洋洋甜腻腻的声音响了。他转过头来，谁也不看，只看着天花板，把两个长着黑毛的大鼻孔让大家观瞻。“按照第一步行动方案，我好像记得，上海附近的江湾水泥厂应该由埃纳公司掌握，因为这个厂好像是中国最早建

成的大型水泥厂之一。而且我还记得，按照分工，这个厂应该是由贵公司负责收购。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放弃收购？谁决定的？作为埃纳公司的合伙人，是不是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一点情况？”他在生气，但他那发嗲的声音怎么听也不像是在生气。

大家都一愣。是啊，既然合伙组织埃纳公司，那么公司的决定应该不折不扣地完成，所有的损益也由大家平等分摊，怎么能由个人随便改变决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长谷太郎看看这个金色头发的瘦削青年，心道：果然被瓦里特夫人说中了。罗比这小子年纪虽轻，但头脑却很复杂，远比年龄要老成得多。才二十多岁，就在伦敦期货交易所崭露头角，不是偶然的。

一个叫早田的日本人略带气愤的口吻道：“我们没有买，是因为它根本不值得买。它有能力生产特种大坝水泥，但是它太老了，管理体制的混乱和经营者的无能，使得这个厂已经是垂死的老人。据我们调查，近十年中国官方拨付给这个厂进行设备更新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盖职工宿舍、盖办公楼、买高档轿车、付医疗费了，致使它的设备老化到了非全部更新的程度。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即使我们投入，江湾厂在1997年也难以生产出高质量的特种水泥。这个情况上星期我们已经向各位做了书面报告。”

罗比气愤地看着长谷太郎，声音略略有些发尖：“难道这个决定是他做出的？如果连他都可以做出这样了不起的决定，我看会议可以结束了。”

长谷太郎眼睛里突然射出两道黑森森的光来，让罗比不自觉地一凜。他却不慌不忙地把手中的烟头慢慢插入桌上盆花的花心，悠悠地说道：“早田君，请向罗比先生道歉。”

早田愣住了，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更不想向这个娘娘腔的人道歉。

长谷太郎不满地斜一眼早田：“早田君，难道要我代你向罗比先生道歉吗？”

早田立即站起身来，向罗比一鞠躬：“真对不起，我道歉。请多关照。”然后坐下，鼻子里重重地喷了一股气。

罗比睬都不睬，还是盯着长谷太郎。“道歉并不能代替回答。我倒并不是非要你们买那个破烂厂子。我关心的是，可爱的埃纳公司还有没有存在的基础。”

他这么一说，倒也有人开始附和：“是啊，如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便改变共同决定的计划，那还怎么合作？”

长谷太郎沉稳地道：“罗比先生说的正是我刚才的意思。我们之间失去了信任，埃纳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也不必再讨论什么第二步行动方案。整个埃纳计划都是建立在各方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基础上。常言说得好，市场上的合作比战场上的合作还要靠不住，但是，我相信另一条真理，没有合作便没有市场。早田君不明白，这是埃纳公司的董事会，不是我们日昌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样的会议上只有我可以代表日昌公司说话。这是我的责任，请原谅。决定不收购江湾厂，是我和瓦里特夫人仔细研究后，一致认为没有必要浪费资金。我们的意见确实立刻通过网络报告给了各位。直到罗比先生提出异议之前，我们并没有收到反对的意见。罗比先生坚持我们必须严格按计划行事，那我们就先讨论决定这个问题。”

“瓦里特夫人为什么没来？”

“她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在这7个厂子之外，她还要收购一家叫飞雪的厂子。”长谷太郎用手指在地图上找了一会，点在了长江中部的江南。“噢，就在这。这儿是安徽与江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天堂镇，那里有一家中国称之为乡镇企业的水泥厂，据我所知，目前还不能生产特种大坝水泥。”

托尼·李愕然叫道：“既然不生产特种水泥，为什么还收购

它？瓦里特夫人在整个资金调度上承担着很大的责任。随便分散资金，万一出现短缺，我和罗比就很难同时在伦敦和新加坡期货市场上套现。收购企业并不是埃纳的目标！”

罗比冷笑一声，嘲讽道：“说不定你们那位可爱的瓦里特夫人已经决定改变埃纳的目标。也许她正准备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长谷太郎微微一笑，他已经成功地将对准他的矛头转向对准不在场的瓦里特夫人，这样接下去会议就好开了。在多头合作之中，中立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罗比毕竟年轻。

“请原谅罗比先生，你误会瓦里特夫人了，她对中国的发展根本不感兴趣。我了解她。”长谷太郎自信地说，“她在中国吃过大苦头。她丈夫在世时，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个国家害得她家破人亡，害得她至今噩梦不断，她并不比你托尼·李更同情那个国家！不过，这一次，我也不理解瓦里特夫人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放弃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却去买那么个无关紧要的企业。”长谷太郎摇摇头，将小眼睛闭上一会儿，还叹了口气。“锡德尼先生，瓦里特夫人是不是还有其他计划，比方说想学中策公司再对大陆来那么一下子？你是瓦里特夫人的全权代表，伟大的 WLT 投资公司第一国际基金的第一副总裁，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头发花白的美国人锡德尼将眼镜推架在头顶上，叹了一口气道：“先生们，我越来越糊涂了。我们聚在这条船上，花大量的时间沿着尼罗河漂，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不到一个小时里，我们已经两次改变讨论主题。我开始怀疑这次会议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大家都不吭声了。罗比又懒洋洋地说：“该知道的我们都应该知道。瓦里特夫人作为埃纳计划的主策划者，现在竟连会议都不参加，不是说这个会议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吗？不是说将直接影响下一步我们的行动信心和合作程度吗？她自己却不来，难道我们不该知道为什么？”

锡德尼摇摇头，叹口气，心里道这小子说就说吧，一个劲儿地飞什么媚眼，真他妈的令人恶心，也许瓦里特夫人就是不想见他这副德性才躲开的吧。“好吧，我也问过瓦里特夫人同样的问题。她回答说，收购飞雪厂是因为它正在上一条新生产线，只要稍稍改动一下进料配方，就可以生产特种大坝水泥。”

罗比嗤地一声笑出来：“我不懂工业。如果可能生产特种水泥的企业我们都要收购的话，那就太多了。长谷先生，你怎么说？”

长谷太郎还没有回答，锡德尼翻了他一眼：“瓦里特夫人后面的话正好回答了你们，年轻人。她说：你们了解中国，但你们不了解中国人。中国的企业是世界上谁也说不清楚的企业，而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连中国也说不清楚的企业。飞雪厂就是一家乡镇企业，并且是长江边上最大的一家由农民经营的水泥生产厂家，离三峡并不很远。我的老板说，她有一种预感，这个企业将来恐怕很难缠。”

这一次连长谷太郎都摇摇头，喃喃地道：“多虑。你们 WLT 董事局也同意她的决定？”

锡德尼笑笑：“你的问题超出了我所能知道的范围，先生。我们 WLT 共有 4 个管理公司，管理经营着……”

托尼·李打断他的话道：“知道知道，伟大的 WLT 管理经营着 23 个投资基金品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 1742 亿美元。你们这个第一国际投资基金不过是其中一个，去年管理经营的资产 166 亿美元。你是想说，投资那个…什么飞雪厂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吧？对不对？”

锡德尼一耸肩：“不，我是说我们的基金在 WLT 只是中等规模的一个投资基金，我不可能知道上面的决定。”